

吴与弼，字子傅，号康斋，抚州之崇仁人也。父国子司业溥。先生生时，祖梦有藤绕其先墓，一老人指为扳辕藤，故初名梦祥。八九岁已负气岸，十九岁（永乐己丑）觐亲于京师（金陵），从洗马杨文定（溥）学，读《伊洛渊源录》，慨然有志于道，谓程伯淳见猎心喜，乃知圣贤犹夫人也，孰云不可学而至此哉！遂弃去举子业，谢人事，独处小楼，玩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诸儒语录，体贴于身心，不下楼者二年。气质偏于刚忿，至是觉之，随下克之之功。辛卯，父命还乡授室。长江遇风，舟将覆，先生正襟危坐。事定，问之，曰：“守正以俟耳。”既婚，不入室，复命于京师而后归。先生往来粗衣敝履，人不知其为司成之子也。

居乡躬耕食力，弟子从游者甚众。先生谓娄谅确实，杨杰淳雅，周文勇迈。雨中被蓑笠，负耒耜，与诸生并耕，谈乾坤及坎、离、艮、震、兑、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。归则解犁，饭粝蔬豆共食。陈白沙自广来学，晨光才辨，先生手自簸谷，白沙未起，先生大声曰：“秀才若为懒惰，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？又何从到孟子门下？”一日刈禾，镰伤厥指，先生负痛曰：“何可为物所胜！”竟刈如初。尝叹笈注之繁，无益有害，故不轻著述。省郡交荐之，不赴，太息曰：“宦官、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，难矣，吾庸出为！”

天顺初，忠国公石亨汰甚，知为上所疑，门客谢昭效张翥之告蔡京，征先生以收人望。亨谋之李文达，文达为草疏上之。上问文达曰：“与弼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与弼儒者高蹈。古昔明王，莫不好贤下士，皇上聘与弼，即圣朝盛事。”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。先生应召将至，上喜甚，问文达曰：“当以何官官与弼？”文达曰：“今东宫讲学，需老成儒者司其辅导，宜莫如与弼。”上可谕德，召对文华殿。上曰：“闻高义久矣，特聘卿来，烦辅东宫。”对曰：“臣少贱多病，杜迹山林，本无高行，徒以声闻过情，误尘荐牍，圣明过听，束帛丘园，臣实内愧。力疾谢命，不能供职。”上曰：“宫僚优闲，不必固辞。”赐文币酒牢，命侍人牛玉送之馆次。上顾文达曰：“人言此老迂，不迂也。”时文达首以宾师礼遇之，公卿大夫士承其声名，坐门求见，而流俗多怪，谤议蜂起。中官见先生操古礼屹屹，则群聚而笑之。或以为言者，文达为之解曰：“凡为此者，所以励风俗，使奔竞干求乞哀之徒观之而有愧也。”先生三辞不得命，称病笃不起。上谕文达曰：“与弼不受官者何故？必欲归，需秋凉而遣之，禄之终身，顾不可乎？”文达传谕，先生辞益坚。上曰

：“果尔，亦难留。”乃允之。先生因上十事，上复召对。赐玺书银币，遣行人王惟善送归，命有司月廩之。盖先生知石亨必败，故浩然高蹈。其南还也，人问其故，第曰：“欲保性命而已。”己卯九月，遣门生进谢表。辛巳冬，适楚拜杨文定之墓。壬午春，适闽，问考亭以申愿学之志。己丑十月十七日卒，年七十有九。

先生上无所传，而闻道最早，身体力验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，出作入息，刻刻不忘，久之自成片段，所谓“敬义夹持，诚明两进”者也。一切玄远之言，绝口不道。学者依之，真有途辙可循。临川章袞谓其《日录》为一人之史，皆自言己事，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说，以成说附己意，泛言广论者比。顾泾阳言先生一团元气，可追太古之朴。而世之议先生者多端，以为先生之不受职，因敕书以伊、傅之礼聘之，至而授以谕德，失其所望，故不受。夫舜且历试诸艰，而后纳于百揆，则伊、傅亦岂初命为相？即世俗妄人，无如此较量官爵之法，而况于先生乎？陈建之《通纪》拾世俗无根之谤而为此，固不足惜。薛方山亦儒者，《宪章录》乃复仍其谬。又谓与弟讼田，褫冠蓬首，短衣束裾，跪讼府庭。张廷祥有“上告素王，正名讨罪，岂容久窃虚名”之书。刘先生言：“予于本朝，极服康斋先生。其弟不简，私鬻祭田，先生讼之，遂囚服以质，绝无矫饰之意。非名誉心净尽，曷克至此！”然考之杨端洁《传易考》，先生自辞宫谕归，绝不言官，以民服力田。抚守张瓚（番禺人）因先生拒而不见，瓚知京贵有忌先生者（尹直之流），欲坏其节行，令人讼之，久之无应者。瓚以严法令他人代弟讼之，牒入，即遣隶执牒拘之。门人胡居仁等劝以官服往，先生服民服，从拘者至庭。瓚加漫侮，方以礼遣。先生无愠色，亦心谅非弟意，相好如初。瓚以此得内贵心。张廷祥（元祯）始亦信之，后乃释然。此为实录也。又谓跋石亨族谱，自称门下士。顾泾凡（允成）论之曰：“此好事者为之也。先生乐道安贫，旷然自足，真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，下视尘世，曾不足过而览焉。区区总戎一荐，何关重轻？乃遂不胜私门桃李之感，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举主之礼乎？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。且总戎之汰甚矣，行路之人皆知其必败，而况于先生？先生所为坚辞谕德之命，意盖若将浼焉，惟恐其去之不远也，况肯褰裳而赴，自附于匪人之党乎？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。”以羲论之，当时石亨势如燎原，其荐先生以炫耀天下者，区区自居一举主之名耳。向若先生不称门下，则大拂其初愿，先生必不能善归。先生所谓“欲保性命”者，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？

康斋倡道小陂，一禀宋人成说，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，言工夫则静时

存养，动时省察。故必敬义夹持，明诚两进，而后为学问之全功。其相传一派，虽一斋、庄渠稍为转手，终不敢离此矩矱也。白沙出其门，然自叙所得，不关聘君，当为别派。于戏！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增冰为积水所成，微康斋，焉得有后时之盛哉！

此为犁洲先生黄宗羲所记。载《明儒学案》。

日 录

梦孔子文王二圣人在南京崇礼街旧居官舍之东厢，二圣人在中间，与弼在西间。见孔圣容貌为详。欲问二圣“人生知、安、行之心如何”？又仿佛将文王书一册在案披习，似文王世系。（巳乙）

梦侍晦庵先生侧。先生颜色蔼然，而礼甚恭肃焉，起敬起仰焉。

夜枕思宋太宗烛影事，深为太宗惜之。人须有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，方做得尧舜事业。不然，鲜有不为外物所移者。学者须当随高痛惩此心，划割尽利欲根苗，纯乎天理方可语王道。果如此，心中几多脱洒伶俐，可谓出世奇男子矣。与邻人处一事，涵容不熟。既已容讷，彼犹未悟。不免说破，此间气为患。寻自悔之。因思为君子，当常受亏于人，方做得益。受亏，即有容也。

食后坐东窗，四体舒泰，神气清朗，读书愈有进益。数日趣同此，必又透一关矣。

圣贤所言，无非存天理、去人欲。圣贤所行亦然。学圣贤者，舍是何以哉！

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，岂有工夫点检他人？责人密，自治疏矣，可不戒哉！明德、新民虽无二致，然己德未明，遽欲新民，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，岂能有新民之效乎？徒尔劳攘成私意也。

贫困中事务纷至，兼以病疮，不免时有愤躁。徐整衣冠读书，便觉意思通畅。古人云：“不遇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。”又云：“若要熟，也须从这里过。”然诚难能，只得小心宁耐做将去。朱子云：“终不成处不去便放下。

”旨哉言也！

文公谓延平先生终日无疾言遽色。与弼常叹何修而至此！又自分虽终身不能学也。

文公又云：“李先生初间也是豪迈底人，后来也是琢磨之功。”观此，则李先生岂是生来便如此，盖学力所致也。然下愚末学，苦不能克去血气之刚，平居则慕心平气和，与物皆春，少不如意，躁急之态形焉。因思延平先生所与处者岂皆圣贤，而能无疾言遽色者，岂非成汤“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”之功效欤？而今而后，吾知圣贤之必可学，而学之必可至，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。下学之功，此去何如哉！

夜病卧，思家务，不免有所计虑，心绪便乱，气即不清。徐思可以力致者，德而已，此外非所知也。吾何求哉，求厚吾德耳。心于是乎定，气于是乎清。明日书以自勉。

南轩读《孟子》甚乐，湛然虚明，平旦之气略无所挠，绿阴清昼，熏风徐来，而山林阒寂，天地自阔，日月自长。邵子所谓“心静方能知白日，眼明始会识青天”，于斯可验。

夜病卧，思家务，不免有所计虑，心绪便乱，气即不清。徐思可以力致者，德而已，此外非所知也。吾何求哉，求厚吾德耳。心于是乎定，气于是乎清。明日书以自勉。

与弼气质偏于刚忿，永乐庚寅，年二十，从洗马杨先生学，方始觉之。春季归自先生官舍，紆道访故人李原道于秦淮客馆，相与携手淮畔，共谈日新。与弼深以刚忿为言，始欲下克之之功。原道寻以告吾父母，二亲为之大喜。原道，吉安庐陵人，吾母姨夫中允公从子也。厥后克之之功虽时有之，其如鹵莽灭裂何！十五六年之间，猖狂自恣，良心一发，愤恨无所容身。去冬今春，用功甚力，而日用之间觉得愈加辛苦，疑下愚终不可以希圣贤之万一，而小人之归无由可免矣。五六月来，觉气象渐好，于是益加苦功，遂日有进，心气稍稍和平。虽时当逆境，不免少动于中，寻即排遣，而终无大害也。二十日，又一逆事排遣不下，心愈不悦。盖平日但制而不行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。反复观之，而后知吾近日之病，在于欲得心气和平而恶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，此

非也。心本太虚，七情不可有所。于物之相接，甘辛咸苦，万有不齐，而吾恶其逆我者，可乎？但当于万有不齐之中详审其理以应之，则善矣。于是中心洒然。此殆克己复礼之一端乎！盖制而不行者硬苦，以理处之则顺畅。因思心气和平，非绝于往日，但未如此八九日之无间断。又往日间和平多无事之时，今乃能于逆境摆脱。惧学之不继也，故特书于册，冀日新又新，读书穷理，从事于敬恕之间，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。此吾志也，效之迟速，非所敢知。

南轩柱贴云：幽静无非安分处，清闲便是读书时。

知止自当除妄想，安贫须是禁奢心。

澹如秋水贫中味，和似春风静后功。

力除闲气，固守清贫。

病体衰惫，家务相缠，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，中心益以鄙诈，而无以致其知；外貌益以暴慢，而何以力于行！岁月如流，岂胜痛悼。如何！如何！

数日家务相因，忧亲不置，书程间断，胸次鄙吝，甚可愧耻。窃思圣贤吉凶祸福一听于天，必不少动于中。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，察理不精，躬行不熟故也。吾之所为者，惠迪而已，吉凶祸福，吾安得与于其间哉！大凡处顺不可喜，喜心之生，骄侈之所由起也；处逆不可厌，厌心之生，怨尤之所由起也。一喜一厌，皆为动其中也。其中不可动也，圣贤之心如止水，或顺或逆，处以理耳，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！嗟乎！吾安得而臻兹也？勉旃勉旃，毋忽。

处家，少宽裕气象。

屡有逆境，皆顺而处。

理家务后读书南轩，甚乐。于此可识本心。

枕上思在京时昼夜读书不闲，而精神无恙。后十馀年疾病相因，少能如昔精进，不胜痛悼，然无如之何。兼贫乏无药调护，只得放宽怀抱，毋使刚气得挠，爱养精神，以图少长。噫！世之年壮气盛者岂少，不过悠悠度日，诚可惜哉！

昼寝起，四体甚畅，中心洒然。安贫乐道，何所求哉。

当念岁月晚而学无成，可惧也。然既往亦不得可追矣。继今随精力所到而进，勿怠其志而已。视古人自少至老始终一致者，不胜其慨愧矣！

一事少含容，盖一事差，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，务使此心湛然虚明，则应事可以无失。静时涵养，动时省察，不可须臾忽也。苟本心为事物所挠，无澄清之功，则心愈乱，气愈浊，梏之反复，失愈远矣。

观分门《近思录》，闻所未闻，熟所未熟，甚有益于自心性情。只感朋友之有，是书以相益也。

观《近思录》，觉得精神收敛，身心检束，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，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晴色甚佳，写诗外南轩。岚光日色，暎映花木，而和禽上下，情甚畅也。值此暮春，想划舞雩千载之乐，此心同符。（丙午。）

夜读《论语》，深感子思之说于目下用功最初，亟当服膺。

夜观童子照鱼，静听流水。自悟川上之叹，及朱子安、行、体、用之旨。

。

夜立庭间，静思践履，笃实纯粹。君子不可得也，诚难能也。心所深慕，而无由臻斯境，可胜叹哉。

观农。因疮，籍芳闲卧媵间，静极，如无人世。今日虽未看书，然静中思绎事理，每有所得。

峡口看水，途中甚适。人苟得本心，随处皆乐，穷达一致。此心外驰。则胶扰不暇，何能乐也。

晁公武谓康节先生隐居博学，尤精于《易》，世谓其能穷作《易》之本原，前知来物。其始学之时，睡不施枕者三十年。嗟乎，先哲苦心如此，吾辈将何如哉！

观花木与自家意思一般。

看田，至青石桥，游观甚适。归，焚香读书外南轩，风日和煦，揽景乐甚。读书，理亦明着，心神清爽。

一日，以事暴怒，即止。数日事不顺，未免胸臆时生磊块。然此气稟之偏，学问之疵，顿无亦难，只得渐次消磨之。终日无疾言遽色，岂朝夕之力邪

！勉之无怠。

枕上思近来心中闲思甚少，亦一进也。

寝起读书，柳阴及东窗，皆有妙趣。晚二次事逆，虽动于中，随即消释，怒意未形。逐渐如此揩磨，则善矣。

亲农归。以眼痛废书。闲阅旧稿。十六、七年间，岁月如流，而学行难进。俯仰今昔，为之怅然。又感吾亲日老，益自凄怆不胜。

大抵学者践履工夫，从至难至危处试验过，方始无往不利。若舍至难至危，其它践履，不足道也。

适蔬园中，虽暂废书，亦贫贱所当然。往亲农途中，读《孟子》，与野花相值，幽草自生，而水声琅然，延停久之，意思潇洒。

小童失鸭，略暴怒。较之去年失鸭，减多矣。未能不动心者，学未力耳。

观《草庐文集》（序），诸族多尚功名富贵。恐吾晦庵先生不如是也。惜未睹先生《全集》。

外南轩，读《孟子》一卷，容貌肃然。午后眼痛。四体俱倦，就寝。心无所用。思归乡十五年，历艰辛实多，不堪回首。

坐外南轩。涤砚书课。绿阴清昼，佳境可人，心虚气爽。疑此似躐贤境，惜读书不博耳。

枕上默诵《中庸》，至“大德必受命”，惕然而思：舜有大德，既受命矣；夫子之德，虽未受命，却为万世帝王师，是亦同矣。嗟乎！知有德者之应，则宜知无德者之应矣，何修而可厚吾德哉！

夜徐行田间，默诵《中庸》字字句句，从容咏叹，体于心，验于事，所得颇多。

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灯下读《中庸》，书此，不肖恒服有效之药也。

与一邻人谈及不肖，稍能负重私心，稍悦。

每日劳苦力农，自是本分事，何愠之有？素贫贱，行乎贫贱。

小女疮疾相缠，不得专心读书，一时躁急不胜。虽知素患难，行乎患难

。然岁月不待人，学问之功不进，不得不忧也。其实亦因早年蹉跎过了好时节，以致今日理会不彻。三十年前好用功，何可得耶？

缓步途间，省察四端，身心自然约束，此又静时敬也。

知弗致，己弗克，何以为学？（丁未）

因暴怒，徐思之，以责人无恕故也。欲责人，须思吾能此事否。苟能之，又思曰：吾学圣贤方能此，安可遽责彼未尝用功与用功未深者乎？况责人此理，吾未必皆能乎此也。以此度之，平生责人，谬妄多矣。戒之，戒之！信哉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”，以责人之心责己，则尽道也。

因事知贫难处，思之不得，付之无奈。孔子曰“志士不忘在沟壑”，未易能也。又曰“贫而乐”，未易及也。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辈之贫。夜读子思子素位不愿乎外及游吕之言，微有得。游氏“居易未必不得，穷通皆好；行险未必常得，穷通皆丑”，非实经历，不知此味诚吾百世之师也。又曰“要当笃信之而已”，从今安敢不笃信之也。

观文章正宗，感学德无进。四十向逼，终于小人之归。岂胜背痛？

以事难处，夜与九韶论到极处，须是力消闲气，纯乎道德可也。倘常情一动，即去道远矣。

枕上熟思出处进退，惟学圣贤为无弊。若夫穷通得丧，付之天命可也。然此心必半毫无愧，自处必尽其分，方可归之于天。欲大书“何者谓圣贤？何者谓小人？”以自警。

自今须纯然粹然，卑以自牧，和顺道德，方可庶几。嗟乎！人生苟得至此，虽寒饥死，刑戮死，何害为大丈夫哉！苟不能然，虽极富贵，极寿考，不免为小人。可不思以自处乎！

与学者授《论语》，读至年四十而恶焉。其终也，已不觉惕然。与弼年近四十矣。见恶者何限？安得不深自警省，少见恶焉，斯可耳。（请读者自断。）

灯下外南轩。观年二十时所作论三篇，不胜悲叹！何者？昔时志向的然以，后圣贤为可学可至。今逡巡苟且二十年。多病侵陵，血气渐衰。非惟不能至圣贤，欲求一寡过人，且不可得。奈何？奈何？安得好学茂年，痛倾此意！

学德无成，而年光空老，平生之志不得遂矣。感恨何穷？无容此身，伤哉！

凡事诚有所不堪，君子处之，无所不可，以此知君子之难能也。

胡生谈及人生立世，难作好人。仆深味之。嗟夫，见人之善恶，无不反诸己，可也。

读《易》倦，观《晦庵先生年谱》。慨先哲之精勤，愧奴辈之减裂。惘然自失，奈之何哉？据今地位，努力向前。

途间与九韶谈及立身处世，向时自分不敢希及中庸，数日熟思，须是以中庸自任，方可无忝此生。只是难能，然不可畏难而苟安，直下承当可也。

读罢，思债负难还，生理蹇涩，未免起计较之心。徐觉计较之心起，则为学之志不能专一矣。平生经营，今日不过如此。况血气日衰一日，若再苟且因循，则学何由向上？此生将何以堪？于是大书“随分读书”于壁以自警。穷通得丧、死生忧乐一听于天，此心须澹然一毫无动于中，可也。

倦寝，梦寐中时时警恐，为过时不能学也。

与九韶痛言：为学不可不勇。而此人自无奋发激昂、拔俗出群之志。予归，深为之太息。徐思，方自悼不暇，安有工夫于他人耶！呜呼，日进无疆，属之己乎，属之人乎。勉之又勉，勿为外物所困。

近晚往邻仓借谷，因思旧债未还，新债又重，此生将何如也？徐又思之，须素位而行，不必计较。“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此是豪雄”。然此心极难，不敢不勉。贫贱能乐，则富贵不淫矣。贫贱富贵，乐与不淫，宜常加警束，古今几人臻斯境也！

早枕思处世不活，须以天地之量为量，圣人之德为德，方得恰好。嗟乎，安得同志共勉此事。

处大事，不能尽善，意甚快快。兼以寒疾时作，风足攻人读书，工夫间断，昏昏竟日。痛感！何由得入圣贤境界也。

早枕思当以天地圣人为之准则，因悟子思作《中庸》，论其极致，亦举天地之道以圣人配之，盖如此也。嗟夫！未至于天道，未至于圣人，不可谓之成人，此古昔英豪所以孜孜翼翼终身也。

食后处事暴，彼虽十分不是，然我应之自当从容。徐思，虽切责之，彼固当得，然不是相业。

人生但能不负神明，则穷通死生，皆不足惜矣。欲求如是，其惟慎独乎！董子云：“人之所为，其美恶之极，乃与天地流通，往来相应。”噫！天人相与之际，可畏哉！

人须整理心下，使教莹净常惺惺地，方好。此“敬以直内”工夫也。嗟夫！不敬则不直，不直便昏昏倒了，万事从此隳，可不惧哉！

与友人夜别徐家山。归思一日，数事颇当。
凡事须断以义，计较利害便非。

贫病相因，读书不前。何以为力行之资。

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，克治粗暴，使心性纯然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物我两忘，惟知有理而已。

观《晋史》，成帝见王导必拜。及幸其宅，拜其妻。反复详其始末，为之掩卷太息。丈夫际遇如此，而功烈不过若是。其付托之重，不减伊周。而致主泽民，视伊周何如哉？虽其志安于小成，亦学力有所不逮耳。信知！人生须自幼力学，其于践形必臻极，然后无愧也。孔子曰：“居则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又曰：“用之则行”。呜呼！安得反西飞之日而痛加学欤？

今日觉得贫困上稍有益。看来人不于贫困上着力，终不济事，终是危悞。

教人须循循善诱。

玩《中庸》，深悟心学之要。而叹此心不易存也。

克己逡巡，无所成就。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。

熟思平生历试，不堪回首。间阅旧稿，深恨学不向前，身心荒怠，可忧可愧。今日所当为者，夙兴盥栉，家庙礼毕，正襟端坐，读圣贤书，收敛此心，不为外物所汨，夜倦而寝，此外非所当计。穷通寿夭，自有命焉，宜笃信之。

数日守屯困工夫，稍有次第。须使此心泰然，超乎贫富之外，方好。

观史，时见古人卓卓之行，不胜感激。益思自奋。

当学之难进，乃见希贤之易也。

心是活物，涵养不熟，不免摇动，只常常安顿在书上，庶不为外物所胜。

看乙巳年日新薄。惕然于心。继读《论语》观圣贤教人丁宁之意，益思自奋。须用刻苦。

以事暴怒，即悔之。须持其志，毋暴其气。

应事后，即须看书，不使此心顷刻走作。

数日养得精神差好，须节节接续去，莫令间断。

上无师，下无友，自己工夫又怠。此生将何堪耶！

细观《近思录》，乃知圣人教人之法。备在方策，而自己学力未至，以致齷齪无量，安得良朋共执此文，细细讲明，以为持己、处事之资也。

斩截日新。

精白一心，对越神明。

经旬，学德废怠。梦寐中亦屡怅叹。为小女授《论语》，感圣人之微言，悚然思奋。安得良朋辅我此心？

途逢故人。两鬓已斑，不觉怆然。问其年方四十。顷之，此公熟视予鬓亦已斑矣。益为凄惻，久之方别。既而思平生碌碌，只此衰谢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岂不信哉？夜归，书此于东窗。噫，书又终可得而读耶，君子果不可得而成耶。

新居栽竹。夜归。吾妻语予曰：昨夜梦一老人携二从者相过止于门。令一从者入问：与弼在家否？答云：不在家。从者曰：孔夫子到此相访，教进学也。与弼闻之，为之惕然而惧，跃然而喜，感天地而起敬者，再三为之寒栗。自此以往，敢不放平心气，专志学德乎？敢吝駉駉之力乎？

往新居授书，甚喜。学有新益。

闻友人所为颠倒。益自警省实下工夫。

看《礼记》倦，寝。思平生经历之艰，益叹古人之不易学。

看语略。惕然！尤念学德不进，何以立世！（己酉）

苟一毫不尽其道，即是自绝于天。

坐门外，图书满案，子弟环待。乘绿阴，纳清风，群物生意满前，而好山相宾主。览兹胜趣，胸次悠然。

早枕细思学德无进。岁月忽晚。回首平生，恍然一梦，可胜悼哉！继今分明须用。痛惜！毋蹈前非也。

看《近思录》，甚有所得。鄙吝之怀，为之豁然。

夜大雨，屋漏无干处，吾意泰然。

夜默坐，思学不能进。朋友又无，向前者，此道日孤，意思忽忽，无聊者久之。

涵养本源，工夫日用间，大得。

青石桥割稻。往回村外，与物接春。

晚谷不收。夜枕，思家用窘甚，不得专意于书。展转反侧，良久。因念困穷，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，敢不自勉？

夜观《晦庵文集》，累夜乏油。贫妇烧薪为光，诵读甚好。为诸生授《孟子》（卒章），不胜感激。临寝，犹讽咏《明道先生行状》。久之，顽钝之资，为之惕然！

途中看《言行录》。归及，隔溪藉草，临流观书，甚乐。杳然尘外之趣。

中堂读倦，游后园归，丝桐三弄，心地悠然，日明风静，天壤之间，不知复有何乐？

早枕痛悔刚恶，偶得二句：“岂伊人之难化，信吾德之不竞。”

所得为者，不敢不尽分。若夫利钝成败，非我所计也。此心须常教洒然。

时时痛加持志之功，务消气质之偏。

游园，万物生意，最好观。

安贫、乐道，斯为君子！

遇逆境暴怒，再三以理遣。平日自己无德，难于专一责人。况化人亦当以渐，又一时偶差，人所不免。呜呼！难矣哉，中庸之道也。

近来愈觉为人之难。学不向前，而岁月不待人。奈何？奈何？

枕上思《晦庵文集》及《中庸》，皆反诸身心性情，颇有意味。昨日欲

书戒语云：“温厚和平之气，有以胜夫暴戾逼窄之心，则吾学庶几少有进耳。”今日续之云：“欲进乎此，舍持敬穷理之功，则吾不知其方矣。”盖日来甚觉此二节工夫之切，而于文集中玩此话头，益有意味也。

夜思承父师傅托之重，士友期望之深，竦然增惧！思有以自拔于人欲而未知其方矣。

日来处困，稍觉有力。六月初一日，早枕念岁月如流，事业不立。岂胜叹哉！

七月初五日，临钟帖，明窗净几，意思甚佳。平生但亲笔砚及圣贤图籍，则不知贫贱患难之在身也。

人之遇患难，须平心易气以处之，厌心一生，必至于怨天尤人。此乃见学力不可不勉。

贫困中事事缠人，虽则如此，然不可不勉，一边处困，一边进学。

七月十二夜，枕上思家计窘甚，不堪其处。反复思之，不得其方。日晏未起，久方得之。盖亦别无巧法，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。誓虽寒饥死，不敢易初心也。于是欣然而起。又悟若要熟，也须从这里过。

中夜思日月逝矣。事业无进，辗转不寐，以达于旦。
凡百皆当责己。

夜诵《明道先生行状》，不胜感激。会心处，不知手之舞足蹈也。

日来正心工夫，稍有意思。

昨晚以贫病交攻，不得专一于书，未免心中不宁。熟思之，须于此处做工夫，教心中泰然，一味随分进学方是。不然，则有打不过处矣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，煞是难事。于此可以见圣贤之分，可不勉哉。凡怨天尤人，皆是此关不透耳。

夜说朱子《感兴诗》，因告诫诸生。语意抑扬，彼止皆极感激。

先哲云“身心须有安顿处”，盖身心无安顿处，则日惟扰扰于利害之中而已。此亦非言可尽，默而识之可也。

暮春游园，心广体胖，岂虚语哉！（壬子。）

穷厄已极，不可支撑，兼病益困，然亦安分，不敢起怨尤之念，而所以益进吾之学，坚吾之志者，不敢不勉也。

卧看康节诗，遂熟睡。方醒，意思佳甚，不啻封侯赐金也。虽极贫穷，此命也不害其乐。

于《近思录》中所得，比向日大有。径庭中，心洒然，如沉疴去体。观百卉，生意可爱。

晴窗亲笔砚，心下清凉之甚，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。康节云：“虽贫无害日高眠。”

穷通寿夭，一听于天，行吾义而已。

月下咏诗，独步绿阴，时倚修竹，好风徐来，人境寂然，心甚平澹，无康节所谓攻心之事。

倦后暂寝，起。书先哲格言。明窗净几，清风徐来，不知天壤之间，复有何乐？此身，何幸至此也？

昨日于《文集》中又得处困之方，夜枕细思，不从这里过，真也做人不得。“增益其所不能”，岂虚语哉！

日来甚悟“中”字之好，只是工夫难也，然不可不勉。康节诗云：“泰山盖世称才力，到此分毫强得乎！”

正月初一日夜来。心气和平，继今学德宜加勉也。（癸丑）

有困极诗云：困固平生甘，不意如此极。前程一听天，多尤凉何益。又云：本心所主浑由己，外物之来一听天。

早观花草，生意甚佳。食后，意思稍不快，以窘极，故也。寻开解之所得，为者厚吾德耳。穷通，非我所能也。

山中独行，甚乐。万物生意盎然。时步岗顶，回望，不胜之喜，欲赋山椒一览诗。

处困之时，所得为者，言忠信、行笃敬而已。

早观，生意可乐。残月尚在，露华满眼，个中妙趣，非言语所能形容。东斋柱贴云：窗前花草宜人意，几上诗书悦道心。

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，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，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

，则庶几其有进乎！

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学而上达。非圣人，其孰知此味也哉！

人之病痛，不知则已，知而克治不勇，使其势日甚，可乎哉？志之不立，古人之深戒也。

勿忘勿助，近日稍知此味。天假以年，尚宜少进。穷通得丧，可付度外也。

患难中好做工夫。所谓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也。”然学力浅者，鲜不为所困也。嗟乎！梁栋之具，非禁风耐水雪，安能胜其重哉？

男儿须挺然生世间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，食后授书。宿雨初霁，生意竞满，甚可乐也。看《春秋》。近午，霁景可人，日甚舒长，天地阔远。但病体全乏精神，不免寒饥，亦随分耳。眼前随分好光阴，谁道人生多不足？

夜枕深念，不得益精神，以进乎学也。

夜坐思一身一家，苟得平安，深以为幸。虽贫窶太甚，亦得随分耳。夫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

东斋对月，花竹参差，清景可爱，听诸生诵声，甚乐。时游于外，绿阴清夜，真趣悠然。

昨夜思旧时岁月事迹，为之慨然。今日时复在怀。嗟乎！德业不立，而时侵侵，晚矣。

先儒云：“道理平铺在。”信乎斯言也。急不得，慢不得，平铺之云，岂不是如此？近来时见得如此，是以此心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。但眼痛，废书一年余，为可叹耳。

处大事者，须深沉详察。

早枕思平生践履，愧于圣贤者多矣。至今不能自持。欲大书“不敢尤人”四字以自励也。

眼痛，不敢看书。暂诵《诗经》，甚觉意味深长。但不敢久读，为之怅叹者久之。（乙卯）

暂阅旧稿。二十八年恍如一梦，岂胜感叹。

读《韩子与李翱书》，大有感于吾心。

看韩文，倦睡。梦中，恍思少年日月，不胜感怆而醒。聪明不及于前时，道德日负于初心。信哉！

五月初一早看韩文。晴色满帘，清风透户，花草盈栏，幽景可爱。

时出门外，卧绿阴纳凉，甚乐。

七月二十一日，对野讲诵。近晚，曳杖逍遥野外，甚适。

看《晦庵文集》，大有感激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祀先一日。多忧学者既少，而有志者尤少。大为世道虑也。

朱子云：纵容深宴养，旨哉言也！（丙辰）

看《言行录》，龟山论东坡云：“君子之所养，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。”大有所省。然志不能帅气，工夫间断。甚矣圣贤之难能也。

累日看《遗书》，甚好。因思二程先生之言，真得圣人之传也。何也？以其说道理不高不低，不急不缓，温乎其夫子之言也。读之自然令人心平气和，万虑俱消。

倦睡。觉来，坐东斋。看朱子文集。天晴日永，竹树扶疎，清景可人，意思甚乐也。

观晦庵先生语录。慨然！虑斯道不自知年之迈、气之衰而病之多也。

涵养此心，不为事物所胜，甚切日用工夫。

中夜梦中，痛恨平生不曾进学，即今空老痛苦而寐。

出游坡畔，遂于涧底坐。久向日适，省察身心，辛有少进。

村外闲行，《遗书》在手。徐步，自后坊坑过大同源。观山玩水而归于峡里。憩久，枕石藉草而卧，暖日烘衣，鸣泉清耳，有浴沂佳致。

夜枕省己，稍有益，欲大书“多言害道”、“吉人之辞寡”、“躁人之辞多”、“思无邪”，康节吟于东西斋。

枕上思平生学德不进，辗转不安，鸡鸣方寐。

看朱子“六十后长进不多”之语，恍然自失。呜呼，日月逝矣，不可得而追矣。

观《伊洛关闽言行录》，惕然！大感于怀。益思奋励。以往不知气之衰，病之惫也。

十一月单衾，彻夜寒甚，腹痛。以夏布帐加覆，略无厌贫之意。

闲游门外而归。程子云：“和乐只是心中无事。”诚哉是言也。近来身心稍静，又似进一步。

近来身心稍静，又似进一步。

暂阅旧稿。偶得胡文定公盖有名盖天下，致位庙堂，得行所学，一段不胜感慨。

枕上思，从今须进步，不敢自绝于天。穷通得丧，听乎天命。虽饿死沟壑，不可丧此德矣。

近日多四五更梦醒，痛省身心，精察物理。

世间可喜可怒之事，自家着一分陪奉他，可谓劳矣。诚哉是言也。

先哲云：“大辂与柴车较逐，鸾凤与鸱枭争食，连城与瓦砾相触，君子与小人斗力，不惟不能胜，兼亦不可胜也。”

正月十七日，夜梦玉生花如阑，满地。（巳己）

所凭者，天。所信者，命。（辛未）

八月初二，夜梦日有食之，既与弼从旁吹之，火焰即炽，寻复其明。

四月早写稿：红日当窗，秋花映日；清风绿阴，意豁如也。（壬申）

涵养吾一。（癸酉）

沼上看《自警编》二三条，甚好。益知，人当以圣贤自任也。

学《易》稍有进。但恨精力减，而岁月无多矣。只得随分用工，以毕余龄焉耳。

山千形万状，观之，自得之，可也。丈千形万状，作者自得之，可也。

读奏议一篇，令人悚然。噫！清议不可犯也。

今日思得随遇而安之理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，岂以老大之故而厌于事也。

累日思平生架空过了时日。

与学者话久，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，一毫利心不可萌也。

晚知书史真有益，赴恨岁月来无多。（乙亥）

江西伍恒有书。知程庸奉府主王侯命去大司成家借《朱子语类》抄对。欲刊板以扬绝学惠后来。喜不自胜，恨不即见盛事之成也。

东窗亲笔砚。好学至于不尤人，学之至也。

浴罢，坐东窗亲笔砚。竹风拂几，绿阴满地。

看《弹章》，令人竦然。付学者抄焉。

午前治圃。贫贱之理，当然不敢辞劳。

独游，隔溪数步，而回首，无可与者。

仁之至，义之尽。

见人之善恶，无不反诸己。

二月初一日，云昨夜被同三人观涨。碍同访朱子，不胜怅叹而觉有诗云：旷百千秋相感深，依依不识是何心？金鸡忽报春窗曙，惆怅残愧带病吟。

（丙子）

吉人为善，惟日不足。凶人为不善，亦惟日不足。

得便宜是失便宜，失便宜是得便宜。

康节诗：亲窗一觉从容睡，愿当封侯与赐金。亦不必如此说。朱子从容深宴养好。

传羹送面。贫士克己为义者。

万事付之无心可也。

三纲五常，天下元气，一家亦然，一身亦然。

一日未死，一日要是当。

偶撷芳水尾，怅然旧游，得二句：偶尔旧游行乐处，撷芳溪曲玩春流。

动静语默，无非自己工夫。

游隔溪，撷芳。暮春天气，一团清乐。

看沔田，晚归，大雨，中途雨止，月白，衣服皆湿。贫贱之分当然也，静坐独处不难，居广居、应天下为难。

静坐独处，不难。居广居、应天下，为难。

事往往急便坏了。

不学，则老而衰。

五月二十五夜，梦孔子孙相访，去承孔子命来。两相感泣而觉，至今犹记其形容。

胡文定公云：“世事当如行云流水，随所遇而安可也。”

卧看《自警编》，惕然！自省持己，不可不严也。

毋以妄想戕真心，客气伤元气。

夜坐门屋。梧桐月照，清风徐来。

料得人生皆素定，空多计较竟何如。

天意顺时为善计，人情安处是良图。

请看风急天寒夜，谁是当门定脚人。

十二月初十夜。梦云：万家乔木动清风。

凡事不可用心太过。人生自有定分，行己惻不可不慎。（康辰）

请看风急天寒夜，谁是当门定脚人。

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

打点平生《日录》，感慨系之矣。

人生须自重。

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学上达。当佩以终余齿。

梦云：自画者，德不进。又云：自知不足者，可大受而远到。

日行吾义，吉凶荣辱非所计也。听天所命。

食后，高卧东窗，羲皇上人乎？

梦诵诗云：丁宁莫伐檐前树，听我高堂红杏歌。

又梦云：矫矫高楼卧白云。

食后倦寝。梦朱子父子来枉顾。（辛巳。）

趋炎者，众人所同。尚德者，君子所独。

梦云：等闲识得东风意，便是桥边鸟鹊春。

高卧闲窗，绿阴清昼。天地何其阔远矣！

游后坊，登山椒，坐盘石，意甚适也。欲构览秀亭于此，无陡降之劳。

暮归，新月一钩也。

闲卧新斋，西日明窗意思好。道理平铺在，着些意不得。

彼以慳吝狡伪之心待我，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。

看前去年《目录》，倦寝。细思平生，学力止于此。精神日向衰惫。俯仰怅然，空生世间也。（壬午）

诗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七十二岁方知此味，信乎希贤之不易也。

夜静卧阁上，深悟静虚动直之旨，但动时工夫尤不易。程子云：“五伦多少不尽分处。”至哉言也。

程子云：五伦多少不尽分处。至哉言也！

学至于不尤人，学之至也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

看《仪礼图》，阅旧《目录》，倦寝。程子七十岁化，犬马之年。七十二矣，何如？何如？

夜来枕上静思，一味圣学，帖然。终此余喘而已。（癸未）

观《遗书》数条。西照明窗，玩夫子之言，如饮醇醪，不觉心醉也。

徐步墙内，看秧生塍。静中春意，可乐也。（甲申）

静中观物，理随处可得。

看乙巳、丙午《目录》，感发多矣。（乙酉）

阅近数年《目录》。万事不必计较，徒劳心耳。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大公，仁也；顺应，义也。

晓窗自诵云：欲成美绩，须究良图。非梦也乎，自然如此耶。诵，岂鬼神有以警我耶。当大书于壁，日求少进。

当事之危疑，见人之措置。邵子之教也。（丙戌。）

遗书云：人当审己如何，不必恤浮。志在浮议，则心不在内，不可应卒遽事。

玩圣贤之言，自然心醉，不知手之舞足蹈也。（丁 ）

晓枕诵《易》。看去年《目录》，惕然兴感！不敢不以圣贤自任。日思奋励，庶不负朋友之谊也。

夜看《语类》，不忍释卷，然虚病不敢久也。

德性学问，不敢少怠，但恨岁月来日无多。

学圣人无他法，求诸己而已。吉凶荣辱，一听于天。

君子顾自处，何如耳。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！

天道福善。祸淫君子，但当谨守先圣贤名教，居易以俟命而已。

昨夜梦诵云：岂能存养此心之一，岂鬼神教我哉！

午后看《陆宣公集》及《遗书》，一亲圣贤之言，则心便一。但得此身粗安，顷刻不可离也。

倦寝。得句云：逐日从容深燕养，憧憧慎勿役私心。

阅旧稿。偶见先友罗德昌先生手帖：不屑困于官粮事。呜呼噫嘻！若要熟也，须从这里过。

圣贤气象，须臾不敢不勉。

观壁间帖。故友孔谔縑衣巡按江西时。与先子书有云：前与与弼契兄接谈时，顷探其中盖有威武贫富之所不能屈移者。今虽蹇滞，异日当为令器，不必虑也。惕然，重书以警惰。孔后任河南参议。戊寅，仆在金台时，闻久亡矣。（戊子）

随处！惟叹圣人难学。

雨后生意可爱。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，一例看大小，大快活。

日夜惟知圣人好。但庸资实难企也。

憩亭子看收菜，卧久，见静中意思，此涵养工夫也。

程子云：天地间，可谓孤立！

憩亭，玩语类二三条，不甚痛快！

朱子云：此道日孤。

早夜思：余龄一味学圣人，克其不似圣人者。

夜卧阁中，思朱子云“闲散不是真乐”，因悟程子云：“人于天地间，并无窒碍处，大小咸快活，乃真乐也。”勉强，勉强！

张思叔诟骂仆夫。程子曰：何不动心忍性。朱子云：不哭的孩子谁不会抱？又云：处顺不如常处逆，动心忍性始成功。

午憩亭。静中胸次悠然。

午后看《日录》。天晴，仰思物理。

今日观《书》，感慨多矣。但精神短，不敢久。可惜少年日月也！

恰别处一近事，薄哉风俗。嗟乎！自己德不可不厚也。戒之！戒之！

看《晦庵文集》，倦卧。仰思至理有契，不觉抚席。

写《文集》一纸。旷百世而相感者，抑不知何心也。

观《晦庵文集》，亲先生之教。令人超然于世，万虑俱消。窃思当时立

于其门者，宜何如哉！

倦卧，仰思古今国、家治乱得失，及人、家盛衰得失，为之凜然！
无时无处不是工夫。

暂游大门之外，桃李烂然。日丽风喧。先王以茂时对育万物。

日亲圣贤嘉谟，何幸如之！但恨读之晚矣！

早憩自得亭。亲笔砚。水气连村，游鱼满沼，畦蔬生意，皆足乐也。

施为欲似千钧弩，磨励当如百炼金。

年老厌烦，非理也。朱子云：“一日未死，一日要是当。”于事厌倦，皆无诚。

虽万变之纷纭，而应之各有定理。

岁月如流，而学德有退无进。有志之士，其兴感乎？无感乎？

玩《遗书》，意不知所向，安知斯人之为功。圣人责人也，常缓。便见，只欲改正，无显人、过恶之意。

观《五峰旧稿》，感慨系之矣。

夜思平生经历。五更方寐。圣人未尝忘天下。果哉！未之难矣。

逐日观圣贤名教，甚幸！但渐期寡过而未能也。

玩《易》，默而绎之。不胜痛快。但恨岁月无多。

早浴栉后，东轩亲简编。竹日明窗。意初回乡时，石泉柱帖云：欲到大贤地，须循下学功。回首近六十年矣！大贤地，休日到耶？

于事厌倦，皆是无诚。

天下之至颐而不可恶，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。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倦卧，养病。思已生，践履及圣贤名教。卧起，天向暝矣。

虽万变之纷纭，而应之各有定理。